

烛光里的老师

□ 彭桂生

蜡烛，燃尽自身，却将光明毫无保留地倾洒，照亮他人的世界，这般无私奉献光和热的特质，恰似人民教师的精神写照，恰如其分，深入人心。

回首往昔，上世纪70年代初，我踏上了第一届监利“共大”(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教师的岗位，尽管这段经历短暂，不到一年便调入县水利局，可那一刻的抉择，让我真切地体悟到教师肩负的责任与使命之重。此后，中学时代学校领导和老师们的音容笑貌、人格魅力，时常在我间浮现，他们宛如璀璨星辰，为我指引前行的道路，成为我汲取力量的无尽源泉。

记忆回溯到那个特殊时期，1970年，朱河中学迎来了复课的曙光。我们这些彼时代浪潮耽误了两年学业的小学毕业生，怀揣着好奇与憧憬，踏入了朱河“东方红”中学的校园。我被分在初中6排，班上的同学大多是朱河下街一同长大的发小，熟悉的面容，让陌生的校园多了几分亲切。

入校后，一场全校师生大会令我印象深刻。会上，召集人罗康臣校长讲话，这是我第一次聆听校领导发言。罗校长身形高大，

气质儒雅，讲话时侃侃而谈，引经据典，文采斐然。我听得如痴如醉，仿佛置身于一场文化的饕餮盛宴，精彩之处，还赶忙用速记记录下来，那字字句句，至今仍在我心头回荡。后来，罗校长上调县城，工作成绩卓著，离休后也未停下脚步，活跃在文苑诗坛，担任《监利诗刊》主编、监利诗联学会常务副会长，著有《南湾诗选》，作品屡屡在省市诗刊发表，为监利教育和文化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堪称教育界的楷模。

在初中6排的时光里，先后有刘礼福、袁正莲和陈大石老师担任我们的班主任。前两位教语文，后者教英语，三位老师教学风格各异，却同样知识渊博、认真负责，恨不得将满腹学识一股脑儿传授给我们。

袁正莲老师戴着近视眼镜，端庄秀丽，知性高雅，虽不苟言笑，却自有一股不怒自威的气质。她对待学生宽严相济，教学上更是一丝不苟，课堂讲解耐心细致。彼时，学校开展“兵教兵、兵教官”教学活动，选中6排作为试点，还让我作为学生代表尝试授课。袁老师不厌其烦地指导我备课、预练，给予我鼓励与支持，让我有勇气登上讲

台。面对平日里一同学习的同学，我瞬间从学生变身“老师”，紧张之感不言而喻。好在两节课下来，同学们积极配合，取得了不错的效果，赢得了听课的校领导潘传凤和杨钧洪的称赞。

那时，贫宣队进驻学校，参与学校管理，教师队伍也注入了一批年轻的工农兵教师力量。其中，黄春芳老师教我们语文。他曾投身军旅，又就读师范，身材魁梧，嗓音洪亮，知识储备极为丰富，才华横溢。他对我的学习和成长关怀备至，常与我促膝长谈，教导我多做笔记，掌握速记技巧，积累成语知识，还叮嘱我每日牢记一条，积少成多。直至我毕业后下放老江河渔场，他还赠予我一本日记本，扉页上题着“桃红李郁枝枝鲜，春送鸿鹄迎江边；舌耕鸂鶒且稍贍，绶秀前锦挂九天”的诗词。这本日记本，我视作珍宝，珍藏至今，那些诗词与老师的谆谆教诲，早已铭刻在我的心底。

此外，我始终难以忘怀在学校写作组时，对我们悉心指导、笑容可掬的姜荣华老师，唱着《谁不说俺家乡好》登上讲台的周家

英老师，在黑板上龙飞凤舞、讲课妙趣横生、声洪嗓大的蔡家成老师，风度翩翩、亲切和善、诲人不倦的刘永福老师，还有性情耿直、耐心讲授单词和句型的广东籍英语教师兼班主任陈大石老师……初中两年的时光，如白驹过隙，转瞬即逝。我们这群稚气未脱的少年，告别校园，奔赴广阔天地，恰似振翅高飞的雄鹰，开启新的征程。

在我的心中，教师的职业崇高而神圣，“老师”这一称呼光荣而美好。烛光里的老师，宛如默默燃烧的蜡烛，耗尽心血，将生命化作光明，深深烙印在我的灵魂深处。他们甘于清贫，耐住寂寞，身处三尺讲台，心系万千里子，践行着“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奉献精神。正因如此，人们毫不吝啬地用蜡烛、火炬、园丁、人梯、人类灵魂工程师等溢美之词来赞美他们。我虽因种种原因，走上了行政岗位，与心心念念的教师岗位失之交臂，至今仍觉遗憾，但对教师这一职业的崇拜与敬仰从未改变。无论在职时，还是退休后，我都以教师的情怀和风尚要求自己，不敢有丝毫懈怠，只愿如春蚕般，发挥余热，书写无悔人生。

银发观盛礼 心潮逐浪高

□ 常尧阶

9月3日上午，市老年大学阶梯教室座无虚席，我们这些银发学子齐聚一堂，共同收看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直播。当盛大的阅兵式展现在荧幕上，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都无比激动与自豪。

荧幕上，礼炮声声震云霄，国旗猎猎映朝阳。受阅官兵步伐铿锵如雷，阵列严整似钢；新型装备威严肃立，科技锋芒尽显；空中梯队呼啸而过，划出壮美航迹。

这场阅兵，彰显着大国担当；威武之师展现国防实力，和平之师传递文明理念。它以铁一般的事实昭示“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的真理。

这场阅兵，更是一次深刻的精神洗礼。让我们铭记烽火岁月，缅怀革命先烈，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

作为市老年大学的一员，我们虽已满头银发，但初心未改。我们将继续发挥余热，以实际行动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银发力量”。

收看九三阅兵有感

八十年前烽火燃，山河浴血志如磐。
铁流滚滚今朝阅，盛世辉煌举世欢。
抗战精神传万代，和平鸽影映长空。
银发齐聚观盛典，不忘初心勇向前。

地 铁

□ 胡小琴

地 铁

在黑暗里奔跑并不比在天空中飞翔
更容易混淆方向
由南向北、由北向南
线路清晰明了，二十米深的地底
像潜龙
男孩快步走出家门，眼里闪着光，脚步铿锵有力
女孩带来了晨露和朝霞
一路小跑在最后一秒进来的男士手里
提着热腾腾的豆浆
一位慈母爱怜地注视着，这百年修得
彼此的擦肩而过

少女与大海

少女的情怀辽阔，大海无际
海水轻吻脚丫，身后留下串串银铃的脚印
海浪无需风的指引，滚动和退却
沙鸥轻飞一掠而过
但现实的海滩：太阳会毒辣
海滩会裸露，脚印会凌乱
指尖能尝到海的咸

总统府

不是为自己的平庸找借口
我庆幸自己是一个平庸的人
来到总统府只因来到了南京
就像自己的人生只因出生在这个和平年代
曾经最高的权力机构
法式建筑与古老的庭院共存
一座坍塌后的木乃伊
我听到的是痛苦的呻吟和新时代的搏杀
捡起庭院里飘零的枫树叶
收纳成美丽的标本
一个朝代的美就躺在我的集册里

空 灵

只有清晨的鸟鸣才称得上空灵
远远传来
仿佛透过山透过水
划破夜空
接着第二声
带着悠扬和孤独
环绕整个黎明
我在半睡中，肉身还未回归
人间尚未苏醒
第三声传来，有了回应
是林莺还是翠鸟
并不重要

向云端

琴台向下，陵寝向上
琴台注定要婉转，陵寝注定要笔直
林木深处的约隐约现，布满
探视的欲望
音乐的初期要经历山谷的回荡
伯牙与钟子期才不会相见恨晚
有种震撼来自笔尖直向上，气势
是横亘在脚与云之间的长梯
踏上就能登上先驱者的圣地

广西之旅

动车与冬至的日光
在赛跑，如游龙
从北纬三十到北纬二十二
跨越八个纬度，为的是延长半个时辰
可终究没赛过黑夜
南方的冬至夜裹挟着陌生的清冷
动车完美地演绎着
奔赴的含义
像一把利剑，刺破
城市的茫然
在相隔八个纬度的西南方，谁为
儿子的奔赴
搭建临时的港湾

广西大学

三世因果私自筑巢，儿子
踏上广西征程
十三平方公里，我徒步跟随儿子
他生活五年熟悉的校园
东门一隅，绿树成荫、小河旖旎
合欢花正艳
我一路轻描浅视
感受临考前仍专心背诵，一幅幅
年轻生动的画面
清晨阳光轻柔
庄严的教学楼披上慈悲的外衣
我面向初升的太阳，虔诚地合上双手

十几年前，我大学毕业独自来到深圳工作。五六月份的深圳，满大街都是荔枝。从未吃过荔枝的我，看到路边卖的荔枝鲜红饱满，好似小红灯笼，表皮纹路清晰仿佛状元盔甲，新鲜又诱人，而且价格也便宜，于是立马买了一斤。剥开外壳果肉，如凝脂般晶莹剔透，放入口中轻轻一咬，汁水爆开，清甜无比。我边走边吃，边吃边感叹，难怪杨贵妃喜欢吃荔枝，果真是人间美味。

一斤荔枝，十来分钟我就吃完了，还意犹未尽，准备第二天再去买。可惜，第二天早上醒来时，我就难受得不行，喉咙发炎疼得厉害，口腔溃瘍了几处，吃饭喝水都困难。后来，经过清淡饮食调理了十来天，才完全恢复。此前我只读过“日啖荔枝三百颗”，那次经历后，我才知道“一颗荔枝三把火”，荔枝是典型的热性食物，吃多了容易上火。从此，我对荔枝敬而远之。

从深圳调到了武汉工作，武汉的荔枝不

仅价格贵，也不新鲜，我自然是看不上眼的。转眼十几年过去，如今我已是四十几岁的中年女性了，时常感觉手脚冰凉、气血不足。今年六月，看到网上有人推荐蒸荔枝吃法，因为荔枝作为纯阳之果，可以很好地温补中焦阳气，但是直接吃容易上火，而蒸一下可以引火归元。

我立马买了两斤荔枝回来，按照网上推荐的做法实施：碗里放入7颗剥好的荔枝（去核）、3颗红枣、3颗桂圆、一勺醪糟，少许枸杞，打入1个鸡蛋，加半碗清水，冷水上锅蒸20分钟。蒸后的荔枝甜度有所下降，但口感还不错，荔枝、红枣、桂圆和醪糟里的甜味融入水中，形成半透明的白色汤汁，将鸡蛋戳破后随汤汁一起喝，营养又美味，而且没有任何上火的症状。

我准备每天早上上班之前吃一碗蒸荔枝，母亲立马说包在她身上，因为平时她6点起床，6点半出去买菜，而我7点才起床。于

是第二天早上厨房里就有一碗已经蒸好的荔枝，但因为在锅里闷久了，荔枝和汤汁的颜色都变成了灰色，口感也差了一些。我向母亲反馈了这个问题，后面每天早上我都能吃到色香味俱全的蒸荔枝了。

我一直以为是母亲为了掐准蒸荔枝的时间，而特意延迟出门，直到有一天早上，我去厨房发现，碗里的荔枝、鸡蛋等都配好了放在锅里，但都是生的，我想母亲那天是忘记开火了。晚上回到家，跟母亲说起此事，母亲说这么重要的事她不可能忘记，因为每天压根就不是她负责开火，她和我先生商量好了：每天早上6点母亲把材料配好放在锅里就出门了，我先生6点半起床后开火20分钟，然后关火出门，这样我7点起床，蒸荔枝刚刚好。只不过那天我先生有事不在家，母亲不知道而已。得知真相后，我心头一热，原来每天早上吃的蒸荔枝是母亲和先生接力完成的，世上应该没

喷呐声咽

□ 周良松

一吧喷呐百年响，红白喜事它最忙。
吹尽人间悲欢事，曲终人散泪两行。
“喇叭、喷呐，曲儿小、腔儿大。”这种既叫喷呐又叫喇叭的乐器，它是所有民间器乐中声音最高亢、最嘹亮的，似乎能穿云裂石。小时候很喜欢听这种声音，遇红白喜事，总喜欢黏着吹鼓手（民间对喷呐人的俗称），还帮他们提袋子，吹到哪跟到哪，如痴如醉。

我的村子小，吹鼓手也少，才三个。我最喜欢跟着一个姓黎的师傅，他家离我家约半里路左右，教过书，但教的时间并不长。

黎师傅长得粗壮，浓眉大眼，非常帅气，但只要他拿起喷呐，这些精致的五官就都变形了，面部胀得通红，两道眉毛快竖起来，尤其是眼睛，像要突出来一样，瞪得圆圆的，腮帮子一鼓一瘪，表情非常夸张。我想，这可能是别人背地里叫他们吹鼓手的原因吧。

喷呐小，江湖大。这种民间艺人江湖人称为云台师傅，所谓云台，就是天庭的舞台。相传作为中八仙之一的韩湘子曾经在仙界为上八仙吹奏过仙乐，连棚都是龙王搭建的。这能力被喷呐艺人视为吹奏技艺的巅峰，这份荣耀使他成为了掌管喷呐舞台（云台）的祖师。

这个传说充满了行业自豪感，极大地提升了喷呐艺人的地位。所以江湖人不能当面叫吹鼓手，都叫云台师傅或者师傅。监利民间有很多关于吹鼓手的歇后语：“吹鼓手嫁丫头——往别人家里送”“吹鼓手坐席——只等收场”“吹鼓手分家——各吹各的”等等。

喷呐是民间婚丧仪式中的核心乐器，享有“乐器之王”的美誉，古人称其“一响压百乐”。无论是结婚还是丧葬，都离不开它。那年月，农村的红白喜事，黎师傅都实在，在村门口碑甚好，只要鞭炮响，他就不用再买烟抽了，平常一场事做下来，都会有三整条烟，袋子总是塞得鼓鼓囊囊的。不管远近，他都要骑一辆半新的自行车，车把上挂着一个黑色手提包，半截铜质的喷呐总是露在包外，遇到人多的地方，他都会下车分发香烟，见者有份，“江湖一把伞，只准吃不准攒。”这是他的口头禅。

我很羡慕黎师傅的，天天有肉吃，有酒喝，还有抽不完的烟，每次看到他车把上挂着的那把喷呐，心里便痒痒，要是我有一把喇叭就好了。说干就干。我找来一个漏斗，将奶奶用的吹火筒找来，再把铁钉烧红，在吹火筒上钻出八个小孔，然后将竹管与漏斗用铁丝

固定。形状是很像，但怎么也吹不出声音来。我便问黎师傅，他拿着喇叭笑得直不起腰，一连呛了好几下，他说你这个喇叭连哨嘴都没有，怎么会有声音呢？后来他手把手教我，如何吸气，放气，也是吹不出声响来，看着我着急的样子说，你还小，可能是气力不够，以后大了，你若再想学，我全都教给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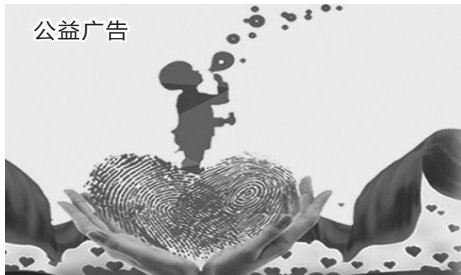
喇叭没学成，还险些挨了一顿揍，奶奶的吹火筒被钻了孔，怎么吹也吹不起火苗来，她拿着木条追着我打，边追边骂：“男不学吹鼓手，女不做戏子！你年纪轻轻的不好好读书，学这些能有啥出息？”

在乡人眼里，吹鼓手和穿街走巷的要猴卖艺人一样，都是下九流的行当。也是，在婚庆嫁娶的宴席上，他们都是和厨房打杂人一起吃最后一桌的，偶尔也会少一两道菜或是份量不足，乡里乡亲的，能填饱肚子就行。黎师傅也从不计较这些，但不在意并不表示可以被轻视、被怠慢，有一次，他因为管事人的傲慢拍起了桌子。

那是一个红喜事，老远就听到欢腾热烈的喷呐声，前来送恭贺的人络绎不绝，他和另外一个师傅把《坐堂调》吹了一遍又一遍，早上几乎没停歇过，客人也是一桌接一桌地吃。最后客人都吃完了，连后厨的师傅们也吃完了，还是没人来叫他们去坐席，黎师傅有些沉不住气了，便去问管事的人什么时候能安排他俩吃饭，那位支宾先生是个中年人，他“哦”了一声，不以为意地说：“你们也是，我的事多，你们随便找个地方挤一下不就行了？你俩现在去厨房看看，看还剩点啥，将就对付一口算了。”

黎师傅说：“我们是乞丐吗？这是你管事的人说的，怎么还这样说话呢？”那支宾先生也随口失了一颗：“你以为是呢？”黎师傅愤地捶了一下桌子，指着对方的鼻子吼道：“我们是艺人，不是乞丐的！你知道我们用的桌子为什么叫云台吗？你知道这个喜棚为什么叫龙棚吗？你知道钟离汉的孔在哪里吗？”他越说越激动，声音也越说越大，眼睛瞪得比吹喷呐时还要大，“你知道《迎客调》《小百鸟朝凤》吗？什么叫《上路十八拍》？什么是《坐堂六合韵》？”

支宾先生听得一愣一愣的，不知如何应对，旁边的人都围过来劝架，东家也赶紧过来赔不是，“我家今天好日好事，黎师傅您就消消气，我们现在就去安排！”黎师傅愤愤地说：“今天若不是人家的好日好事，我就让你下不了台！”



关爱未成年人 关注祖国未来

监利市融媒体中心 宣